

● 山东文艺出版社

刘浩歌乡土文学选

刘浩歌之题



刘浩歌乡土文学选

王学仲题 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刘浩歌乡土文学选

出版者：山东文艺出版社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发行者：山东省新华书店

印刷者：滕州市印刷厂

— * —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.875 印张 3 插页 310 千字

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90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4,000

ISBN 7—5329—0574—8

I·506

定价：6.35 元

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
不图光彩 照人只求
久不熄天

马烽

九月
五月

序

刘绍棠

我在《乡土文学四十年》一书的《自序》中写道：“从我20岁当上作家的那一天起，我就想过一辈子肖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，住在家乡写乡土小说。”又说：“我只想有几间红砖房，一座篱笆院，院里有几棵果树，篱笆上爬满瓜藤豆蔓，过个相当本村乡亲中等生活水平的日子，此愿便可足矣。”然而，“我得了这个病（中风偏瘫），回乡定居今生已不可能。”

因此，我十分羡慕刘浩歌同志，现在仍然未离乡土。

在这篇《自序》中我还写道：“在中国作家中我有两个‘独一无二’，一个是所有作品都是写自己的乡土，一个是先后在一个小村（生身之地）生活了三十七年。”

我希望刘浩歌同志打破我这两项纪录，使我黯然失色。

《乡土文学四十年》中的《乡土文学简论》，结尾有一段文字：“乡土文学也不能故步自封，停滞不前。……既

要继承，更要发展，既要守真，更要改革，乡土文学才能世代相传而又推陈出新，永不枯竭，永不衰落。”

《刘浩歌乡土文学选》即将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，重病中的我非常欣喜，谨以上述这段文字作为我的赠言。也是序。

1990年4月荷花斋

目 录

序	刘绍棠
寡妇门前	(1)
“精灵鬼”卖油	(29)
婚 骗	(38)
神秘的“金宝箱”	(73)
傻子和他的俊媳妇	(89)
不是冤家不聚头	(122)
“铁拐李”遇仙记	(130)
老舅打外甥	(137)
哑 谜	(142)
“老倔头”丢鸡	(171)
“弯弯绕”的黄梁梦	(178)
特效药方	(198)
“哈哈婶”巧治“呱呱鸟”	(207)
泪 痕	(227)
“马财神”投案	(250)
借 媳 妇	(259)
张老三奇遇	(267)
钻石历险	(276)

死人喊冤	(307)
玉兔传奇	(313)
带血的玉佩	(320)
“神算子”卖粮	(336)
乱世风情录	(345)
后 记	(405)

寡妇门前

引子

微山湖畔有个荷花湾，湾里出了不少新鲜事儿。就拿刚死了丈夫的苦瓜嫂说吧，不知为啥，突然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。近几天，赖福和蔡旺两个光棍两种表现：赖福半夜三更老在苦瓜嫂院墙外头转悠，而蔡旺却笑眯眯地在苦瓜嫂家出出进进，仿佛是这家的主人。有人摇头说：“等着瞧吧，寡妇门前的热闹戏要鸣锣开场了！”

果然，一场意想不到的事在荷花湾发生了……

苦瓜嫂含冤上吊

苦瓜嫂是住在村东头的。苦瓜嫂的娘家住在杏花坞。她小时叫杏子，是微山湖三湾十八村公认的“人尖儿”。在她那张杏仁脸上，五官秀气，白里透红，双眼含情，娇美不凡。她不光模样俊，人也聪明，而且又十分善良。论活计，炕上地下，样样拿得起放得下。

有一天，她正在村头的井旁用力往上提水，一个过路青年望了她一会儿，胆怯怯地走上井沿，抢过井绳，几下就把水桶提了上来。这人的举动，把杏子吓了一跳。她仔细打量着，见他二十二三岁，高高的个子，紫铜色的皮肤，只是单瘦了些，但却匀称结

实。两只圆眼又黑又亮，厚墩墩的嘴唇一张，露出两颗小虎牙。他眼瞅着杏子，又用手指了指水桶，好不容易才启开了嘴唇，迸出一个字：“水！”

杏子呆愣愣地望着这位不速之客，不明白他的意思。那青年的脸色“腾”地一下子涨红了，用手指了指嘴唇，又指了指水桶，从牙缝里又挤出了几个字：“俺喝点水行不？”噢，这回杏子明白了，她点了点头。

那青年一笑，俯下身子，把嘴伸到水桶边上正要喝。“哎！”杏子突然惊叫了一声，“别喝！”那青年吓得站直了身子，望着杏子发愣。

杏子用手指着水桶说：“刚下过雨，你喝了凉水会闹肚子的。”说着，把搭在胸前的辫子往背后一甩，说了声“你等着”，然后飞快地跑回村里。不一会儿，杏子一手提壶，一手拿碗，来到了井沿上，从壶里倒了一碗凉开水递过来：“你喝，就喝这个吧。”

那青年感激地望着杏子，接过碗来，咕嘟咕嘟一气喝了五大碗，用衣袖一抹嘴巴上的水珠，愣在那儿好半天，好不容易才从牙缝里挤出了两个字：“谢谢！”说着，从自己的衣袋里抓出几把炒熟的花生，容不得杏子推脱，就撒在她怀里，转身走了。

杏子望着这个少言寡语、敦朴厚道的青年，不知咋的，心里一热，用目光一直把他送了很远很远。后来，杏子到微山湖里割草、捞虾，又几次见到这个象牛一样干活的青年。杏子对他笑笑，他对杏子咧开厚嘴唇，露出一对逗人喜爱的虎牙，也笑笑。临别时，每次都要从自己的船舱里，提出几条鲜鱼扔进杏子的船舱里。逐渐，杏子对这个青年产生了好感，但又不好意思当面问他的姓名，好容易才从旁人嘴里知道他叫赖福，住在荷花湾。杏子是个年过二十的大姑娘了，芳心一动：“我能嫁给这么一个忠厚老实的小伙子，那该有多好啊……”

时过三年，杏子果然嫁到了荷花湾。不过，娶她的不是赖福，而是苦瓜。原来，赖福和苦瓜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，又是门对门的邻居。赖福的爹娘死得早，又无兄长姐妹，象冬天的泡桐树——光棍一条。苦瓜家的人口也不多，只有一个体弱多病的老母亲。杏子自从对赖福产生了好感，就托人到荷花湾提亲。不知是什么缘故，那个媒人竟走错了门，来到了苦瓜家。苦瓜娘一听，真是喜从天降，一口应下了这门亲事，而且很快下了彩礼订了婚。杏子来到荷花湾相亲，正要进苦瓜家的大门，恰在这时，赖福出现在门口。杏子正要和赖福打招呼，“哎”字还没出口，突然看见赖福又躲进家里，咣当关上了大门。杏子认为赖福看不起他，那个气呀，顿时噎满了心口窝。她恨自己不该瞎了眼珠，爱上了赖福，一赌气走进了苦瓜的家，一瞧苦瓜人也挺忠厚老实，心里想：没有你赖福我也照样嫁人！

其实，杏子哪里知道赖福心里的苦楚哇！他自从那次在杏花坞井沿上喝水，被好心肠的杏子感动后，她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在了赖福的心里。他想托人去杏花坞说媒，但又一掂量，怕说不妥倒闹出笑话来，这才作罢。当他知道杏子和苦瓜成了亲，心里象猫抓似的，可转念一想，苦瓜和他是好朋友，不应该拆散他们，何况苦瓜的娘又体弱多病，不能料理家务，正需要娶杏子这么个好儿媳妇侍候。所以，赖福对杏子的一片痴情，只好深深地埋在心底。

杏子和苦瓜结了婚，荷花湾的人们都亲热地喊她苦瓜嫂。赖福看到苦瓜和杏子情投意合，小日子过得非常美满，更感到自己从前爱杏子是多余了。但他和苦瓜仍然是好朋友，而且见了面还是那么笑着。慢慢地，苦瓜嫂也对赖福消除了怨恨。在农活忙时，赖福和苦瓜不分你我，两家责任地里的活儿一块干；农闲时，又合伙下湖捕鱼捉蟹。苦瓜嫂呢，也常常帮赖福拆洗衣服、被褥。

谁知，第二年夏天，苦瓜竟患急症突然死去，撇下了妻子和体弱多病的白发老母。临咽气时，他把赖福喊到自己跟前，望着哭得死去活来的杏子和老母，说：“兄弟呀，我把她们托付给你啦！”

赖福听了，跪在苦瓜面前，指了指自己的心口窝，点了点头，眼里滚下一串热泪。苦瓜信赖地望着赖福，微笑着闭上了双目。杏子一头扑在苦瓜身上，嚎啕大哭：“天啦，我的命好苦呀！”不管赖福怎么劝，苦瓜嫂还是哭。赖福象热锅上的蚂蚁，恨不得用替苦瓜去死来安慰苦瓜嫂和苦瓜娘。

但是，人死总不能代替呀！赖福只好尽心竭力帮助苦瓜嫂料理丧事。苦瓜入土后，苦瓜嫂决心挺起腰板，挑起生活的担子。赖福也没忘记了朋友临终前对他的嘱托，缺柴，给苦瓜嫂送来柴；缺油盐零花钱，自己忙完地里的活儿，驾船下湖捕鱼捉蟹来挣钱接济。赖福每次都是白天到苦瓜嫂家来，一上夜影，他无论如何也不在苦瓜嫂家停留片刻。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赖福又在苦瓜嫂院外来回转上三五圈，才回家上床睡觉。赖福简直成了苦瓜嫂家的保镖，使得一些想在苦瓜嫂门前找便宜的人无可乘之机。

赖福的行动是无可非议的。不知为啥，却在荷花湾引起了一场风波。有人传出了风，说什么赖福是想和苦瓜嫂套近乎，在寡妇家讨便宜，他明着帮助苦瓜嫂，暗地里早和寡妇勾搭上了。有人干脆说：“别看苦瓜嫂模样俊，那是妖相！一对凤眼左斜右歪，先克丈夫，后克婆婆，生成的寡妇命。”

俗话说，寡妇门前是非多。赖福眼下是白布跌进了染缸里——洗也洗不净啦！他心里想：自己的名声无所谓，关键是不能毁苦瓜嫂的名誉。想到这，他便硬着头皮，不声不响地从家里抱了几捆干柴，又从自己的粮缸里扛了半袋麦子，背到了苦瓜嫂家里。然后，他把水缸挑满，又把喂猪的栏圈钉牢靠，从自己腰

里掏出了两张拾元的人民币，悄悄压在了苦瓜嫂盐罐子底下，这才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苦瓜嫂的家。为了保住苦瓜嫂的名誉不再受辱，他打算以后再也不进苦瓜嫂的大门。

然而，村上的谣言也传到了苦瓜嫂和苦瓜娘的耳朵里。苦瓜嫂是一肚子的苦水没处倒。自从苦瓜嫂进了门，老人非常疼爱儿子和媳妇。她把苦瓜拉扯大，吃尽了黄连苦，受尽了生活的艰辛，总算给苦瓜成了家。相处一年来，苦瓜嫂不愧是个孝顺儿媳。不料媳妇年轻轻守了寡，没有生下一男半女，断了祖上的香火，老人心里真是吞了个苦瓜，有说不出的苦味。当村里的流言蜚语头一回传到苦瓜娘耳朵里，老人真是暑天掉进了冰窰里——凉透了心！她对赖福是了解的，人家虽然天天到家里来，可一句越格的话也没说过，不是那不三不四的人。但对苦瓜嫂，苦瓜娘本来就有迷信思想，对儿子的突然病死迷惑不解，眼下，有人又这么添油加醋，她倒真有点儿疑心苦瓜嫂是双克命了。

苦瓜的娘把儿媳叫到跟前说：“孩子，苦瓜一死，咱家就象塌了屋架，现在你还年轻……”没等婆婆把话说完，苦瓜嫂早“噗通”一声，双膝跪在了婆母跟前，哭着说：“娘，我要在这儿侍候你老一辈子！”

苦瓜娘被儿媳的真情撕碎了心。苦瓜嫂既有心留下，她也不能给撵走呀！但上了年纪的老人，往往怕死，她怕儿媳真的再把自己克死。于是，一咬牙离开了家，干脆到嫁在柳河湾的闺女家住去了。

苦瓜嫂知道婆婆离开她的原因，一定是听信了谣言；她感到无比痛苦，不料一下就病了。她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，一合眼就看见丈夫临死前的面容；醒过来，更感到自己的孤独。这个时候，苦瓜嫂多么盼赖福能来看看自己，哪怕是给送来一碗凉水也好！可是一连三天，赖福没进她的大门。苦瓜嫂暗自生了气：“好个赖福，俺是个寡妇你就不敢进门了，原来你是这么一个孬

种！”

谁知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在苦瓜娘走后的第四天，一大早，苦瓜嫂门前突然围了一堆人。苦瓜嫂硬撑起身子，隔窗朝外一看，见大门上贴着一张黄纸，有个调皮的青年正在朗读纸上的打油诗：“寡妇寡妇命不济，逼得婆婆离家里。敞开大门招野汉，门前成了是非地。”

苦瓜嫂在屋里一听，气得“哇呀”一声大哭起来：“天啊，你为啥叫俺受这份罪！”她感到没有脸面再去见人，便把一根麻绳搭在梁头上，一狠心把脖子套进了绳扣里……

突然，咣当一声，房门被人撞开了，一个白胖胖的中年汉子闯了进来，拦腰把苦瓜嫂抱住。

憨赖福替人说媒

正当苦瓜嫂把脖子套进绳扣，突然有人闯进屋来把她拦腰抱住，放了下来，然后又是埋怨又是关心地说：“我说苦瓜嫂呀，好死不如赖活着，你干么拿着性命开玩笑哟！”

苦瓜嫂从昏迷中醒过来，发觉自己躺在床上，床前朦朦胧胧地站着一个人。她心里一急，抓住那人的手就喊：“赖福！”

“赖福？”那人一听，嘻嘻笑了，“哎！错了，错了，俺不是赖福，是蔡旺！”

“蔡旺？”苦瓜嫂一怔，用手使劲揉了揉眼睛，仔细一看，果然不是赖福。只见来人四十过头，圆圆脸，尖尖鼻，皮肤又白又嫩，未曾开口先露笑。苦瓜嫂惊疑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干么跑到我家来？”

“嘿嘿，我说苦瓜嫂，你真是病好了打医生——恩将仇报！”蔡旺用手一指屋梁上的绳扣，“刚才我在一墙之隔的西院，听见你蹬倒凳子的声音，跑过来一看，果然你在上吊，就把你救下来

了。”

“你在西院干什么嘞？”苦瓜嫂惊异地打量着他。

“嘿嘿，西院是我的家嘛，怎么你连我这一墙之隔的邻居都不认得？”蔡旺一眨巴眼睛，两只象玻璃蛋蛋的眼珠转了三圈半，然后笑眯眯地说，“噢，也难怪，俺在杏花坞供销社卖糖果。打你结了婚，还没回过一次家。至于你嘛，我在杏花坞你娘家那儿就认识啦。”

“杏花坞？”

“对！”蔡旺眨了眨眼睛说，“你忘了，有一次你领着娘家侄儿去买糖果，我多找你二分钱，你隔了一天又给我送到柜台上啦。”

蔡旺这么一说，苦瓜嫂很快就想起来了。此人确实在杏花坞供销社，因为天生一副自来笑的脸，大伙儿都叫他“笑面人”。苦瓜嫂自嫁到荷花湾，确实没见蔡旺回过家，只听人说过西院住的也是一家不幸的人：女人得病死了，男人在外做工，也不愿回荷花湾了。苦瓜嫂没想到这个男人就叫蔡旺。他中年丧妻，心里也够苦的。苦瓜嫂望着眼前的蔡旺，他却是乐呵呵的，笑眯眯的，哪象个不幸的人的神情呀！

苦瓜嫂心里升起一个疑团，警觉了起来，心想：他突然回家来干啥？为啥又来得这么巧？偏偏在我悬梁上吊的时候……

蔡旺一看苦瓜嫂对他存有戒心，早猜透了她的心思，眼一眯，笑了：“哈哈，我说苦瓜嫂，你再看这个！”

苦瓜嫂顺着蔡旺的手指望去，见她的床头上放着一个网兜，兜里装着四瓶桔子罐头和几包奶粉，心里更疑惑了。蔡旺笑着说：“苦瓜嫂，说来也巧，昨天傍晚你娘家妈妈到供销社买东西，说要到荷花湾来看你，但又愁这几天地里的活正忙，我又正好回家，就顺便把这些东西托我给你捎来啦！”

苦瓜嫂一听是杏花坞的老娘托蔡旺捎来的东西，心里一热，

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你受累了！”

“瞎！”蔡旺一拍胸脯，“苦瓜嫂，你这是说到哪里去了！今后有什么困难，尽管给我说，咱微山湖边三湾一十八村，谁不知俺蔡旺是个热心人！”

“不、不……”苦瓜嫂摆着手，脸上显出了令人为难的表情。蔡旺一瞧，那胖乎乎的笑脸又张开了：“咦咳咳，我说苦瓜嫂，俗话说得好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还不如对门嘞，咱们俩……”

没等蔡旺再把话往下说，苦瓜嫂早从床上一骨碌坐起来。她眼里透出生气的神色，瞪着蔡旺说“你都胡说些什么呀？俺这里是是个是非之地，你快走走吧！”

蔡旺把嘴唇一咂巴：“啧啧，我说苦瓜嫂，虽然俺蔡旺眼下也是个光棍，可你睁眼看看，俺蔡旺是那种人吗？”苦瓜嫂陷入痛苦的回忆之中。蔡旺笑笑说：“我说苦瓜嫂，你千万想开些，别再寻短见了，啊！你先休息吧，待会儿我再来看你！”说着，一步一步一哈腰地离开了苦瓜嫂的家。

他知道这个女人的性子是柔中带刚，眼下还不是下手的时候，只有等待瓜熟蒂落再来“摘瓜”。出了苦瓜嫂家的大门，他象喝了美酒似的，心里有一股美滋滋的味道，身子象驾了云，轻飘飘的。

蔡旺走了，苦瓜嫂又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等她醒来，已是第二天日上三竿了。只见蔡旺又笑眯眯地站在她的面前，手里还端着一碗热腾腾、香喷喷的荷包鸡蛋汤。苦瓜嫂一愣，脸儿一沉，显出了冷若寒霜的神色：“你这是干啥？俺不饿！”

蔡旺一听，脸上霎时堆起笑容：“咦咳！我说苦瓜嫂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天不吃肚里就饿得慌。你这几天水没进口，饭没沾唇，就吃一点吧，可别把俺对你的一片好心当成驴肝肺呀！”说话间，蔡旺一揉眼圈，挤出了几滴泪水。嗨！好一个蔡旺，简

直象戏台上的演员动了感情。他这精彩的表演果然打动了苦瓜嫂的心。她低声哀求蔡旺：“你走吧，别再到我家来了，免得人家说闲话。”

“哎！啥闲话？那些人呀，全是他娘的申公豹的嘴——搬弄是非！”蔡旺一拍胸脯，说，“俺蔡旺来照料你，完全出于一片好心，你可别不识好坏那！”

蔡旺的一番话说动了苦瓜嫂。她端起蔡旺递过来的荷包鸡蛋汤，喝了起来。也许是这几天没吃东西的缘故，苦瓜嫂身体虚弱，吃完了之后，精神好多了。她见蔡旺还在笑咪咪地看着她，心里一哆嗦，便说：“你快走吧，干吗老看着我？”

“嘻嘻！”蔡旺皮笑肉不笑地说，“我不能在这儿多呆一会儿吗？”

“不行，你还是快一点走吧！”

蔡旺碰了苦瓜嫂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，无精打彩地离开了苦瓜嫂的家。但他决不放过每一个接近苦瓜嫂的良机，他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呀！一连几天，苦瓜嫂病在床上，渴了是蔡旺把茶送来；饿了，又是蔡旺把饭做好放在面前……蔡旺的脚板算把苦瓜嫂的门槛踏破了！

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蔡旺的一副笑脸，到底获得了苦瓜嫂的好感。何况人家蔡旺又在苦瓜嫂上吊的时候救了她，她总不能老对人家蔡旺板着个面孔呀！个把月的接触，苦瓜嫂和蔡旺随便了一些。但苦瓜嫂压根是个正派人，心里始终掌握着分寸：从不叫蔡旺在自己家里多坐一会儿；不到天黑，就早早把大门关了……

再说赖福自从听到村里的闲话，为了不使苦瓜嫂的名声遭到损害，他决定不再到苦瓜嫂家去，驾起小船下湖捕鱼，一个月后才返回荷花湾。

赖福心里惦记着苦瓜嫂，一到家，就听到了苦瓜娘离家出